

贺赵馥洁先生从教五十周年

编者按:我校资深教授赵馥洁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开拓性地研究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建构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理论体系和演变历史。数十年来跋涉在研究与教学之路上,山高不阻其志,渊深不断其行,呕心沥血的付出,收获了研究领域的累累硕果,同时也培育了大批优秀的接班人。在赵馥洁教授从教五十周年之际,怀着对赵老师的崇敬与感恩,同时也怀着对师道传承的使命与担当,各位老师纷纷撰写文章,表达对恩师的祝福与感恩。

经师·人师

——贺恩师赵馥洁先生从教五十周年

刘亚玲

《礼记·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郑玄注:“严,尊敬也,尊师重道焉。”弘扬师道,传承师教既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今学人的历史使命。正值业师赵馥洁先生从教五十周年之际,怀着对老师的崇敬与感恩,同时也怀着对师道传承的使命与担当,撰写此文,然学浅文陋,虽诚惶诚恐,也是管窥一斑。

先生从不以“大师”自居,而常以“学人”自谓,但他身上却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使命感和高尚道德情操。先生一生钻研中国传统文化逾半个春秋,孜孜以求,笔耕不辍。一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填补了中国哲学史中长期忽视价值论的空白。古稀之年,依然把弘扬关学精神、探索关学哲理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正如他在《关学精神论》专著后记中写到,“探索关学深邃哲理,弘扬关学优秀精神,对于我这个生于关中、居于关中的学人来说,是热爱也是敬仰,是乡情更是责任。”对先生来讲,学术就是他的生命,他之所以研究、写作,就是他生命中有独特的感悟,生命不止,学术不止。先生正是凭着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一往情深、凭着作为学者深沉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才取得学术上卓越的成就。

先生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师”者。作为一个学者,它硕果累累,名扬天下学术;作为“师”者,且不说他对教育和学生那份深沉的挚爱,桃李满天下的骄傲和自豪,就凭先生对教育本质的那份独到理解和践行,也值得后辈学者思考和传承。

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化人、成人、立人”。他说:“教育的宗旨是化人,其意义是使人的生命发光。”教育是养成人的第二天性,祛除人性的黑暗和愚昧无知的过程。他还认为大学之道是“成人”之道。他说“大学是培养‘大人’的场所。这里的‘大人’不是指‘伟大人物’,更不是指权威人物,而是指伟大人格。伟大人格是顶天立地的人,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有所自觉的人,是对民族振兴和人们幸福有所担当的人,是对人类命运和前途有所关怀的人。因此,先生一直把人格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根本宗旨。”

《后汉书·灵帝纪》云:“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经师”是指教授经典、传授学术的老师;“人师”是指教人如何做人的师表。先生既是“经师”,更是“人师”。他非常注重学者的学术使命和责任担当,推崇张载济世安民的精神,在我们中国哲学史的学习过程中,《张子正蒙》中《大心篇》《诚明篇》《西铭篇》等都是先生重点讲解、讨论的内容。先生一生“学不厌、诲不倦”,对待学生从不疾言厉色,总是和风细雨,但是出现学生失德、品性不端的问题,先生还是非常严厉和痛心的。先生常常鼓励学生要多读书,认为读书可以砥砺品格,提高人的精神追求。先生从不以功名成败论英雄,但也鼓励学生要多做事,培养学生去创立能够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事业。先生常常教导学生要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情。在先生的身上,既有道家“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出世情怀,也有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世精神。

对于教学,先生一直主张“不教之教”,也就是启发式教学。先生虽然学养深厚,见识卓越,但却从不采取灌输的方式,而是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主思维。只要学生能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还每每赞许有加。先生非常注重身教,认为教学活动应该言教与身教相结合,以身教为主。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呈现人格的过程,教师不能只停留在对外在知识的掌握,要把它内化为自身的思想、精神、人格,要转知成慧。也就是说要把知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融化为人生。他说:“再渊博的知识传授者也只是个知识‘贩子’,而在浅薄的知识思想者也是一个知识‘主人’。”先生还非常注重教学上的艺术感染力,认为它不仅是以“情”动人,而且是以“文”化人,以“慧”启人,以“德”服人的融合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师道同化”、“师生互动”的理想教学境界。先生不仅如是说,也如是做。每每我们几个先生当年的弟子回想先生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日子,都一致认为那真是此生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光。师生环桌而坐,时而阅读、时而议论、时而讲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常常不知不觉响铃将至,我们该下课了!尽管如此,先生还常常不满足,他常引用《学记》里“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来概述自己在现实教学中的“困窘”:即理想与现实、心志与能力、动机追求与理想效果、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等之间总难符合之困。并提出尽管现实成效上不能“得乎其上”,主观追求上依然要“取法乎上”原则来勉励自身。这“四困”包涵先生对学生的无限期许,也包涵先生对教师、对学生深沉之爱的终极关怀。

先生对弟子的教育,不仅在课堂上,还贯穿到我们生活,乃至人生当中去。先生常教导我们做人要做“大”写的人,要“真”、要“诚”、要有“仁爱”之心。他认为为师者,要“智如泉涌,行要表仪”。他以身为率,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在我们这些弟子的心里,先生如灯塔般,为我们提供学习坐标系,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用在先生身上再恰当不过了。先生不仅在品格上引导、培养学生,也在生活的艺术上指导、提醒我们。先生常说,做人一定要学会闹中取静,忙里偷闲,苦中作乐,他常用“玩味”一词,让我们好好去生活中体味这“三句教”的涵义。先生说,体味好了,生活就从容了,就有诗意了。这些年,当我们这些学生各自奔波生活,忙碌名利时,才真真切切体会老师这“三句教”是何等先知先觉。

对于学术研究,先生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先生平生非常主张按照学术规范老老实实做学问,反对大而不对、大而空的东西,主张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序。先生对学术研究的这些要求和训练,时至今日,我每每有成果出来,都会诚惶诚恐,反思斟酌先生的这些要求我是否做到了。在指导后学的论文时,也不知不觉以此以此“矩”,也更加体会这些学术规范对初学者是何等重要。

我们敬仰先生,爱戴先生,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成果、教育思想,更在于他那份“坐拥书城且自豪”的文化眷恋以及“反锁柴门避世尘”的学者风骨。2008年,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女士在就职典礼上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必须对永恒做出承诺。”她高屋建瓴的描绘出一所一流的大学精神应该是:反抗功利、拒绝媚俗。当其他学者汲汲于功利,戚戚于单位时,先生却能放下“俗谛之桎梏”,心无旁骛潜心学问。先生常说:“学问乃寂寞之道,著书属寂寞之业。”告诫学生做学问必须平心静气,独立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不能去凑热闹,更不能跟风随流,更不能随意跟潮流,要克服浮躁之气。他还专门撰写《学风十戒》来规戒学生,要戒满、戒骄、戒惰、戒浮、戒躁、戒急、戒粗、戒衰、戒奇、戒多;戒名。先生常常自谦地说:“平生治学,创获无多;多年著述,乏善可陈,唯有一点,差可自许,聊以自慰,曰:耐得寂寞。”这句话既是先生多年治学之心得,也是先生治学之修为和境界。先生认为,“寂寞之道”贵在养心,首先要静心,“静而后能思”,先生书斋名为“静致斋”,也许就取有此意吧!其次要平心,就是平常心,超越名利之心,先生认为,平心是治学的关键,名利太重,就会急、会躁、会浮。所以先生常常告诫我们一定要“寡欲”,先生曾说,先秦诸子中影响较大的儒墨道法都提出了“寡欲”,“寡欲人生终少累”的第三,要乐心,在先生看来,乐心是治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处世的最高境界。乐在其中,自得其乐。“平生无意英雄业,乐在书林占一枝”也许就是先生自身治学境界的真实写照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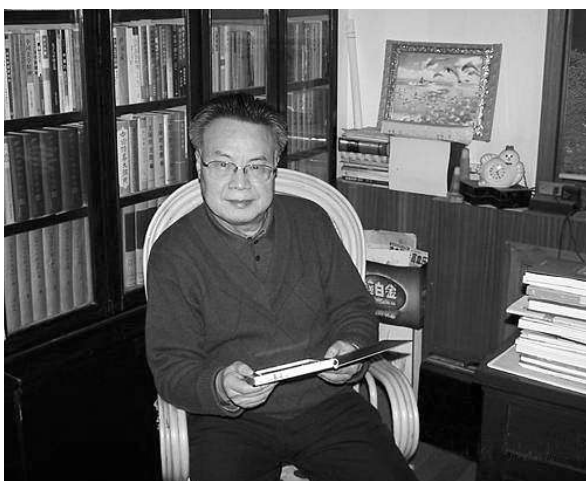
先生是一个仁者,智者,也是一个人情通达的行者。受教几年,聆听先生谈的最多的是人性,强调最多的是做人。人情通达才会人际融通,人际融通才会幸福快乐!治学贵以知心,处世贵以知性。先生认为,哲学应引导人们把真理、价值、德行三个环节相贯通,即用真理指导价值,以价值体现真理;把价值化为德行,以德行承载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继道成性,以性教道”的人生境界。先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逾半个春秋,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早已内化为先生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读书治学的价值旨趣并凝聚成先生个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



赵馥洁,男,生于1940年11月,陕西省富平县人。1964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哲学系,曾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西北政法学院政治理论系。现任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教学委员会委员主任、中国哲学硕士导师组组长、博士生导师。兼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陕西省哲学学会名誉会长、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名誉会长、陕西省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陕西省老子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实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价值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大陆学术顾问等职。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多所高校兼职教授。曾任西北政法学院党委副书记、第八届陕西省政协委员。赵馥洁教授长期在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赵馥洁教授开拓性地研究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建构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理论体系和演变历史,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是我国著名的价值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专家。赵馥洁教授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5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司法部联合授予“全国司法行政系统英雄模范”称号,2004年被授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陕西省师德标兵”称号,2010年被授予“首届陕西省社科名家”称号。

教育里有生命有哲学

李明



从而自觉实现人性的优化和人的价值升华”。此外,赵先生指出教育的重大意义在于“立心”、“立本”与“立命”。他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既然是“天地之心”,人才乃“国家之本”,而每个人又被其性格所决定,从而“性格就是命运”,因此,所谓人本教育就不仅仅是通过优化学生性格实现“立命”价值,而且还要实现为国家“立本”、为天地“立心”的价值。这也就彰显了教育本身所承载的立人成人、安邦兴国、培育民族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伟大使命。由此可见,教育原是天地间头等大事。最后,赵先生又剖析了教育本身的“主体间性”、“困难性”、“复杂性”等特点。所谓“主体间性”是由于教育者、教育对象都是人,从而使教育活动始终在不同教育者之间、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不同教育对象之间乃至管理者与师生之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展开和落实。而“人不是物,人是主体性的存在者,是有意识有意志有情感的‘万物之灵’”,这就相应使教育工作具有了特殊的“困难性”、“复杂性”。当然也有系统性、长期性。

按照这种以人为本育人观,教育不仅仅要传授知识、培养才能以造就人才,而且更要以养成人格、培养“大人”为终极关怀。这是大学之道的真谛。

二、“四位一体”的大学观

作为大学教育工作者,赵馥洁先生认为大学理念对一所大学非常重要。可以说,“大学理念是大学精神的核心,是引导和团结学校广大师生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灵魂,同时它又是学校一切活动应体现的根本精神,应达到的最高境界。因而,大学理念也成为评价一所大学有无特色、办得如何的最高价值尺度。”而他则从“立人成人”的人本教育理念出发,对大学的实质、功能和办学理念等问题,亦即“关于大学是什么和大学如何办”的思想观念不断地进行深刻而系统的思考和体认,形成了本质上知识园地、精神家园、智慧灯塔、思想熔炉“四位一体”和功用上培养人才、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交流文化“四位一体”以及办学“取法乎上”的大学理念。

首先,赵先生以深切的人文情怀和忧患意识剖析了关于大学理念的偏见及其流弊。他认为,近现代尤其80年代以来,人们对大学的实质和功能抱持种种偏见或观念。其中,以“传授知识,培养人才”为大学宗旨的观念虽有合理性且影响最广,但毕竟失之于片面、肤浅和盲目。加之工具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泛滥和浮躁风气蔓延,更有视大学为“职业技能训练所、升官发财的策源地、积累争夺利权的培训班、争权夺利的竞技场”等妄论。长期以来,以此扭曲变异的大学理念引领大学教育,不仅使大学生“文化素质、人文素质、人格陶冶的弱化”而不能全面发展,而且使大学面临着“灵魂失落”的危机:“大学精神的萎缩衰弱、大学灵魂的退化失落、大学生活的平庸低俗、大学形象的轻浮媚俗”。

进而,赵先生在“至上性、极致性、顶峰性”的制高点上提出了自己对大学本质和功能的体认。他认为,“认识大学这一高等学府的实质要从社会教育的最高程度、人类精神培育的最高层次上去认识”,从而使人类知识、智慧、品质、精神在大学具有至高位置

和至上价值。这样,真正的大学应该具备四大品格:“传承文明和创造文明的知识园地”、“高扬人文精神和人类理想的精神家园”、“唤醒良知、养成人格、引导社会的智慧灯塔”、“思想独立、精神自由的理想熔炉”。也只有这种大学,才能在知识、学问与文化、文明的会通中成为“科学发展的火车头”、“文化、文明传承、创新的策源地”;在人文与科技、事实与价值、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合中成为“用人文精神和人类理想提升人、美化人的精神家园”;在知识与思想、技能与智慧、情感与理性、人才与人格、个体与社会的融通中成为“社会良知的大本营”;在协作与独立、继承与创新、同情与批判、规范与自由的统一中成为“新知识、新思想、新理念的熔炉”;时代的代言人、公众的眼睛和社会的良心。依赵先生之见,根据当今世界教育全民化、终身化、民主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任何一所大学在功能上都“应该是以培养人才、研究学术、服务社会和交流文化四念并重,四位一体”。

与此相应,赵先生主张“取法乎上”的办学理念,即“以著名甚至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为尺度处理一系列办学中的关系和问题”。他指出,只要深刻理解并充分发挥“取法乎上”这一“精神优势战略、精神激励逻辑、思想激活机制”,就能使大学在良性发展中保持崇高而神圣的品格,且对个人、民族、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发挥巨大功能。而针对中国现代大学日益知识化、专业化、工具化、功利化、数量化等诸端流弊,他尤其强调在大学精神培育上“既要培育科学精神,更要强化、提升人文精神”。所以,赵先生一贯提倡和坚持“人文素质教育”。他认为,在一个完整的个体生命结构中,素质远比知识和能力构成的智能结构“更内在、更稳定、更根本,和人身有着内在统一”。若辩之于体用、道术之间,素质即体或道,而智能结构则为用或术。由此以观,大学之道即在提高人的素质。如他所言:“大学教育必须以养成素质、提高素质为最高宗旨和终极关怀。”

总之,“立人成人”的育人观是赵先生教育思想的核心。其中饱含着先生对中国现代教育的体察与期待,乃至对人类教育的终极关怀。五十年来,赵先生也以自己的教育实践努力体现着“四位一体”的大学观、“转识成智”的教学观、“学为人师”的教师观和“求实创新”的治学观。苏格拉底曾称赞伊索格拉底“其人哲学”;现代诗哲方东美先生说“中国哲学里有人”。作为学生,我深切地感受到赵馥洁先生不仅教育和哲学里有人有生命,而且其人其生命里亦有教育、有哲学。



2013年1月,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伟一行看望慰问赵馥洁先生